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四

輿圖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伏覩　部書內一欵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不同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啟趨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修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爲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獎薦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不惟視等以爲歲月之遲速仍視第以爲官資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

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呈乞具題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來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以致緊要難治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洞察民隱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勝踴躍其于各處地方令止備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憊盜賊猖獗災沴頻仍衝繁難支刁疲難治爲卜

稍易者爲中易者爲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槩
列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緩急
可指諸掌爲守令者果能觀邊方殘破則思保障之
略觀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觀盜賊則思撫循而
掃蕩觀災傷則思賑恤而安輯觀衝繁則思愛人而
節用觀刁疲則思力本而善俗外以是修其實政內
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爲遲速
高下又念一紀之間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
民俗美惡難定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今將南北兩
直隷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
恭候 聖明裁定勑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

另行題　請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水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役賦並繁禁場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多水患真定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逹塢交錯其間撫輯爲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爲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悍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煩爲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爲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諸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樸產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

訟棄本逐末頃者且有礦寇守令非廉而有威者未能安於其職江以北廬爲善地揚衝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條不當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卒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況定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爲兩浙門戶懷安據之遠圖者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

救弊補偏誠爲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獷悍竄名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壤南昌省會衝繁吉安健訟奸猾至於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叅將在馬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爲患而饒郡内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盗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又

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濱海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與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力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係手撫鎮諸大吏

馬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慓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民率呰窳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承天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荊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盗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田甲於他所黄州澆頑常德困憊辰沅半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刼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饒寶慶稍靜庶幾可為然已非復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介嶺海

則昔稱饒富然地遠法疎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
聮蹤嘯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
仝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
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
民淳務簡稍為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
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塩僉事以修舉屯政講求
鹽法庶幾南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
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林為省會肇
建靖藩于時編氓稀少招徙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
為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
惟府江五百餘里夷獠阻灘為患潯州大藤等峽諸

蠻巢穴其間興安西延陸峒與武岡接壤為猺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為其蚕食將無民矣寔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横民散猺盛越城刼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遐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戡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 宗室日繁黄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衛頻繼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牵制尤甚歸德地聯數

省統轄非易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
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爲優勁强則河洛爲最是以
祿軍需均當規筭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慮
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夙夜慎圖之哉　一山東臣
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奧區濟兗東患在役重其
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
濟南雖稱沃壤而武濱霑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
望白茅兗州水陸之衝且　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
于沂費郯滕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
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富歲猶多逋負
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頻海多鹽徒臨淄之間

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岢嵐保河一帶虜一大舉輙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宗藩不畏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遼遠環列大行上下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至則剖肉充腹立見其斃可歎也矣　一陝西臣等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民之

馬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百需給仰供億
難延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貲產鋒鏑
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
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
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
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
為關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
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汧隴
薄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汧之墟夙多田種
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
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者所當觀釁

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輿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酉石砫土司互為㓞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叙州地饒而髙拱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木多産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疲重夔土寇連結施州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内訌受患尤烈保順衝疲民朴務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里遼邈巡歷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于躬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有瘳乎　一雲

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事則桀驁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之路供億惟艱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于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倪籹素稱難

治鎮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孫縣一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闗爲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内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建言陜西地方重務疏　徐恪

該巡按陜西監察御史李興題闗一流民貧苦本可矜憐但久聚不散或生他患是滋蔓之勢不可不早圖也臣切見陜西漢中地方背倚終南面看巴荆其山之厚類七八里皆草木茂密人跡罕至蓋寇賊之淵藪也東南接湖廣之襄鄖河南之南陽西南連四川之夔州保寧山多地僻川險林深中間仍多平曠

田地可犁可佃及產銀礦沙金可淘可採考之圖志乃漢高興王之地人性猛悍且連年豐收逋逃多往以故賊寇竊發每在此中自國初迄今凡幾作矣釋令不圖後患莫測臣嘗推求其故兵法有云强弩末勢不穿魯縞今漢中居陝西之末勢平時則政令以遠不易及有事則軍馬以遠卒難到吾旣有可乘彼又有可恃則其嘯聚理亦宜然至於南陽之在河南荆襄鄖陽之在湖廣夔州保寧之在四川皆末勢之地也所以羣盜前後倡亂不一大者謀逆僭號如劉千斤石和尚至勞王師而後誅小者叛亂如野王剛栗端公亦動官兵而後勦其間費損糧餉屠戮生

靈不知紀極往年用事者巳甞建白於鄖陽添設行都司及都御史提督撫治漢中夔襄等處各添設撫民兵備等官論其員數不減三司官愈繁而政愈紊卒未見有能散遣流民以安戢地方者何也蓋此之設官雖多而政出不一遇事則爾我推奸彼之末勢如故而心合則一倉卒則就成大患蓋一則專不一則雜專則簡雜則繁聞專可以制雜矣未聞雜制專聞簡可以御煩矣未聞煩御簡倒持太阿莫此為甚臣甞跋履山川備詢耆老及反覆思之而有以見其必然也　勑該部會官計議將陝西漢中河南南陽湖廣荊襄鄖陽地方四川保寧之半及夔川一府劃

為一省就於鄖陽添設布政二司照依貴州官不会
設將前撫民等官一切革去則添設之官適足以當
革去之數至於在彼都御史就令巡撫每年止是添
差一巡按御史爾事定之後將在彼流民可散遣者
仍令復還原籍應附籍者俱令偏成里甲如此則其
地方之延袤實過山西官員之裁省略當貴州不惟
可以推姦宄常持之勢抑亦可以為地方經久之圖
若以後仍有他虞臣甘受妄言之罪或當道設疑沮
撓可容臣與之明辯然此實關地方安危人心向背
非尋常細故比也故臣敢不避煩瀆而懇懇言之伏
惟 聖明留意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備咨

到臣竊念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參議河南布政司
參政布政今又誤蒙　聖恩濫此委寄其荆襄鄖陽
南陽地方俱在所轄民情土俗頗知一二若割南陽
及漢中保寧夔州荆州襄陽鄖陽七府州縣添設鄖
陽布按二司臣雖至愚亦知其有五不可者荆襄流
民自往年驅逐之後逋聚復衆上廑　先帝軫念
命本院左副都御史原傑往彼安集原傑仰承　德
意親率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巡守等官
登山涉水往來踰年相度地勢設立鄖陽等府州縣
張官置吏招諭流民籍其丁口編成里社使就約束
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倘慮及

側靡常添設行都司衛所官軍分布要害以鎮壓其邪心又以巡按御史吳道宏熟知地方事情保留撫治其老成謀國之計周矣後蒙　朝廷復用太監常貴之薦以吳道宏爲大理寺右少卿提督撫治蓋特恩也及吳道宏以憂去始用都御史繼之十餘年來流離之民俱爲土著生有產業死有墳墓男婚女配各遂所願安土重遷絕無他慕即令撫民等官俱在閒散故閭閻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撫民之謝由此觀之其不可設一也若依所言一如貴州官不全設撫民官員足當其數其經歷司照磨所理問所司獄司官吏亦不可缺衙門公廨倉庫牢獄必須創建

所費不貲銀物或可仰給他處其土木工程未免勞役彼民向因設立鄖陽一府民間謠曰立了鄖陽害了襄陽蓋指一府之民供二府之官民之嗟怨一至於此今又添設布按二司并首領官吏供給浩繁民或不堪因而激成他變亦未可知況上至兩京戶刑二部及都察院亦須增置鄖陽司道內外紛更何補於治其不可設二也假使立成一省大於山西數倍不過損彼益此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其於一統輿圖有何裨益徒使錢糧軍馬為之紛更戶口版籍為之變亂非若貴州為雲南門戶貴州不設則雲南不通一舉兩得者也可同日而語其不可設三也且如南[illegible]

北距汴梁不過五百餘里河南都布按三司足以控
制雖無提督撫治臣亦可保其無虞其漢中保寧夔
州臣雖未曾親歷然以輿論度之鄖陽西距漢中約
有六七百里夔州保寧又在漢中之西南約有五六
百里荆州北距鄖陽亦九百餘里若以五百里之南
陽爲河南之末勢則保夔漢中荆州之於鄖陽又爲
末勢之末勢者饑荒所在盜賊竊發雖通都大邑亦
難保其必無況於偏方惟在立法防禦而已如野王
剛之掄惡乃彼守土官因循縱弛之故本於別省無
干今懲其失遂謂各府爲末勢欲畫分割立省真失
火之家三日不食之計也矧今天下如汀州之在福

建贛州之在江西處州之在浙江潮州之在廣東亦皆常有寇盜倘遇好事者亦比例為言則紛更之弊何時得已其不可設四也至於鄖陽僻在萬山糧餉之需皆仰給於別郡陸路則岡嶺崎嶇水路則灘石艱險今輸輓之民既已勞費疲敝撫民等官又以閑散被嘲若更增置藩臬分理庶務則閑散益衆勞費愈繁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然設官為民非以厲民若以閑散之官而役疲敝之民遠冒江山不測之險轉輓粒粒艱辛之粟以優養之適所以厲之爾於民何益其不可設五也昔宋神宗因輔臣之言創制置三司條例等司司馬光皆力言其

不便以其紛更無益故爾夫豈好爲沮撓哉臣之所
論亦不過此孔子以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孟軻氏
以可以言而不言爲穿窬之類臣雖不佞不敢得罪
名教第恐所見或偏未協輿論又與河南布按二司
官參考得失皆謂鄖陽僻小不宜立省故敢備述見
聞披露心腹以 陳伏望 聖明以地方民情爲念
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欽遵 舊制將南陽等
七府仍隸各布政司其鄖陽布按二司不必設立如
有新聚流民督令撫民等官分投查勘應附籍者編
入州縣里社可發遣者省還原籍復業以復賊盜生
發所在守備撫民并行都司衛所府州縣掌印巡捕

等官不行用心督捕縱令作耗如野王剛者悉照江西事例降調邊方敘用如此則人知警懼事不紛更民力自裕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改建府治添設兵備以便民俗疏　余子俊

節該臣先題為查勘平賊功次處置地方以明賞罰以圖久安事欽奉　勅諭爾受茲委任必須盡心竭力熟思審處務使功罪得實賞罰有據處置得宜保無後難斯爾之能欽此臣本匪才蒙荷　重託夙夜祇懼思以仰副　聖心所以為地方善後之計者無不博訪羣情殫竭愚慮除開設縣治事宜具　題外卷查先因潞州儒學生員孫儒江相等并致仕官李

坊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
爲府該臣批行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守巡冀寧等道
看得潞州地勢形勝城郭弘壯民物殷庶誠河東巨
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爲軍州爲府路古稱
黎國潞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建置弗稱統
御爲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咨詢適
學校諸生林下鄉官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略
同並關政體俱可採錄又況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
險雄跨中原中間長林大谷虺虎所都加以 宗藩
設邸軍衛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少者合行該道
會同都司多官僉議可否務合人情有裨治體以憑

開奏施行去後今據左參政邵錫右參政李際可僉事貫蔚楊朝鳳都指揮霍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鑾澤州知州王朝雍會同太原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吳昊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子縣知縣王寀勘得潞州地方廣闊城郭弘壯民俗疆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藏伏兼以 宗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甚難治馭知州品級頗卑同知等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株連事多屬民稱樓儒學生員孫儒江相并致仕官李玹等宣化等坊都里老郭綺等連名具呈欲改州為府然之事體委的相應又看澤潞等州去省頗遠府官

職司綜理民情難兼整飭戎務守巡官分理他處按
治不常遇有警急輙難卒至近日青羊山之盜兵連
四省財費萬計蓋有其由合無添設兵備憲臣一員
在此駐劄脩治武備兼管分巡庶國威振而人心自
懾盜賊弭而境土永寧等因職等會議得今之潞州
古之上黨仰惟 國朝初設潞州治民純事簡政令
易行柰何近年以來 宗藩疆大生齒浩繁風俗頑
悍獄訟蝟興及今若不因時改置誠恐豪疆之勢日
盛刁頑之習日深甚非更化以宜民也且澤潞等州
皆 宗室封藩之地恪守 祖訓而深居不出者固
有好生事端而凌轢有司者甚多加之軍衛雜處頑

頑難治小則媒孽州官之短大則對抑州官之威致令不行率多坐此若知府勢位尊嚴人心畏憚較之州官不侔遠甚宜即改州為府斯為執要御煩況生員人等所呈與知州等官所議衆口同詞合無依此所擬將潞州改置為府俾澤遼沁汾四州長子等一十七縣皆在所屬與太原平陽大同三府並列而為四庶體統一而政令行官位尊而疆悍服又增縣治以分理民事添學校以跡通人才如此則風俗丕變教化大行釁端不生而盗賊亦不起矣又議得青羊山賊負恃險固招集疆梁為患不止一年動兵逮及三省撥厥所由蓋以守巡官更代靡常撫捕無[illegible]

致釀成今日之禍尚可晏然而莫之處乎合無從長
議處添設兵備憲臣揀選素有風力才識威足以[illegible]
人智足以應變者一員常川在此駐劄整飭武備兼
管分巡仍將澤潞等五州并屬縣編操民壯奏請聖
明本道聽其分班團練操習如此則綱紀大振良善
免漁獵之虞軍威丕揚奸惡消狗鼠之念事體兩得
民可乂安等因到臣參看各官議勘與臣所見相同
竊惟自古帝王為治建都立邦以宅中圖大必隨地
之宜因民之俗衆建郡國以分理之使小大有所維
遠近有所屬於是乎又察山川之形便地理之要會
建為州牧方伯以提挈綱領為國楨幹夫然後紀綱

有統條目自張上德下情有所宣究文事武備足以威附而國家賴以長治久安唐虞三代之制固已然矣漢唐宋之世鮮不因之至於我　祖宗之有天下建邦啟土張官置吏治內攘外尤為明備可謂度越前代矣然一統之大廣輪之博中間亦有經理未及建置未稱者則又在乎　聖子神孫繼明紹休有以振起而恢拓之此潞州之事所以有待於　陛下也伏惟　聖明特垂意焉緣係建府治以一政令設兵衛以保地方事理未敢擅便令將建置緣由區畫事宜逐一開坐具本專差舍人龍[illegible][illegible]題請　旨

一潞州在禹貢冀州之域堯都平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秋時為[illegible]

黎國為潞子國秦罷侯始置上黨郡漢晉魏因之
宋元為隆德府至我　朝洪武元年以上黨縣省入
是為潞州鎮長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六縣而
直隸布政司然其地極高與天為黨因名上黨山川
峻險地里遼曠盤踞太行之上為天下之脊當河朔
之喉東帶鴈門寧武偏頭等關屹然為京師屏蔽蓋
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故其民
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勇悍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
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其地勢風俗使然也唐
玄宗為別駕於此李抱真為節度於此其雄藩巨鎮
從來已久宋太祖之得天下也以先取澤潞及其末

也以先失河東則此地之關係安危非細故矣臣初
抵潞觀其城郭弘大民物殷庶街衢廣衍西北諸郡
鮮有其比况以磐石之宗日益繁盛自 藩簡王位
下今分封為陵川等王府者十有六為鎮國府者六
十有三為輔國者七十為奉國者二十有二有潞州
衛有瀋陽護衛兵民雜居錢糧甲兵獄訟各項事體
重大今屬一知州官秩既卑權力有限縱使才能亦
難展布誠不足以禁制奸豪抗抑權勢佐貳之職類
皆雜流末品殊不足以分理政務宣布德澤兼之僻
在一隅令不行威不振比歲青羊山蛇鼠之盗不能
制脈頗費支吾萬一更有意外則官府束手 宗室

震驚恐不免重貽　朝廷大憂爲今之計改府立
誠有不可緩者况稽之衆論允合詢之人情大順諸
王聞之亦復欣然同願蓋將來利害不待智者而知
但無人爲　陛下言者倘蒙　采納乞　勅該部再
加詳議亟賜施行則地方可保安寧而足以翊衛我
國家億萬年丕顯之基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伏惟　聖明遠覽而深念之則　宗社幸甚　一潞
州城周廻一十九里廣三丈高三丈五尺代更歲久
無人以時脩葺磚石剥落間有闕陷中穿之處遂成
徑竇人畜可通來往晨夜無所防禦本衛雖有指揮
一十六員鎮撫千百户共七十員率多闒茸非才太

半縁事原伍旗軍五千七百九十四名而逃亡事故者三千三百餘名三關輪班操備二千二百五十五而不赴者常半騎操馬一千二百九十八疋而見在者八疋而已武備廢弛未有甚於此者夫以軍城重地百萬生靈鱗集蟻附 宗藩邸地碁布星羅府庫錢糧積鉅萬計而城池不固武備不設蕩然無守譬之巨富之家金帛盈集乃獨居曠野無垣墉扃鑰之固無子弟奴僕之疆無挺刃器械之防而主人又復孱弱不振如此而不爲盜賊所窺者未之有也昨當山賊猖獗之時城中 宗室大家俱欲鑿壕自防倉皇無計念之可謂寒心今山賊雖平人心未定近日

諸領兵官召募鄉夫鄉導人役凡為官府出力以備賊者往往與山民構為讐殺連禍結紛紜纏糾莫可究詰加以開設新縣脩闢道路工役重大有司無所稟議必須添設兵備副使一員常川駐劄本州專一提督開創各項衙門整飭戎備脩理城池安撫良善鎮壓奸宄俟三年之後事體寧一方令帶管該道分巡如此則委任專而事功易集權勢重而地方可保無虞矣伏惟

聖明留神特賜裁納臣愚不勝惓惓

一府治之設衙門廨宇一無所更其正堂棟宇高大軒豁皆前代創構凡百規制不煩增拓惟欲添蓋經歷照磨兩廳及各官私宅四所左右隙地綽然

有餘其縣治及兵備府則有上黨縣舊址三十餘畝又有潤德麗德等里空地三百餘畝皆在城內可以相度創建既無妨礙民居亦不須用價置買所據各項土木工程大約費銀可五千兩而足查得本州見收商稅銀實有五千餘兩在庫合無准令動支買辦物料雇募夫匠儘彀經營不須科索民間一錢不致起倩民間一役況甓石伐木燒造磚瓦事事近便不
數日而諸務集矣但附郭縣學待人才既盛又議開設今宜如順天府例該府驛遞因不係衝要似爲虛建宜如徽州府例俱不須設其所屬則當以遼沁汾澤四州并屬縣及該州原轄長子等六縣并新議附

郭開設二縣凡二十三處俱入隸則可居太原平陽之次比之大同則已過之又屹然關南一大郡也恐議者以爲諸役並興不免勞費故臣敢不避煩瀆輒獻其區畫之詳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　一兵備之設專主防禦然無可握之兵猶不設也查得山西邊操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始於正統年間編僉太原府額編六千四百一十二名平陽府額編八千八百三十三名澤潞遼汾沁五州額編五千九百一十一名通共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六名分爲三班輪赴偏頭鴈門寧武三關操備及脩築隘口原因己巳之變邊關有警建議編僉無警放回至正德年間提督憲

臣議令分番操備遂成戍守無復休息今山西通省民力困於此役數年以來幾不堪命矣臣聞各州縣應民壯者輪及所班或鬻田産子女或貸農具耕牛以給路費一次往返動經半載一夫耗費奚啻十金則二萬之衆常年所費不下數十萬計重出於田糧科差之外又無月糧花布之給其苦數倍有甚於軍况到邊關亦不能折衝禦侮徒滋包辦役占之弊其貧無力者則勒令脩築挖草備極苦楚班滿之日空有皮骨而已前項民壯之役誠無益於邊備徒有損於邦本臣愚以爲潞州改設兵備合無將澤潞遼沁汾五州并屬州縣民壯盡數掣回蓋三班輪流[illegible][illegible]

川駐邊實數止是一千七百名在邊關有無不為少
損而取聽兵備官調集路州操守則脩補城池防禦
盜賊建設衙門皆得實用而民亦懽然樂從如蒙乞
勑兵部查議　特賜允可實為便益并通將該省民
壯盡免邊操而止令於本處官司管領操練以為內
地防禦與俟邊關有警聽調則山西之民困蔗幾少蘇
仍乞　勑該部查究源委斟酌利害輕重定擬可否
以俟　聖明裁斷臣不勝幸甚

請復重地憲臣以圖治安疏　張佳胤

竊惟留京根本重地江南錢穀要區臣自受　命以
來亦嘗挨諸政務勉效愚衷中有綱領所係首當議

復者兵備官員是也臣查得嘉靖三十四年因倭夷
滋蔓議設應天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廣德州控制諸
郡行之七年上下相安至四十一年該工科給事中
林命議革臣驗已往之多事慮將來之隱憂竊謂此
官不宜罷也臣看得撫屬地方如蘇松常鎮四府幅
幀僅足二千里設立兵備一員已稱利便惟應天徽
寧池太安慶廣德六府一州地里遼曠將近四千中
間崇山太江盜賊淵藪軍民負險習尚兇頑較之蘇
松要害甚明然非臣創說也先巡撫歐陽鐸巡按宋
茂熙游居敬節次建言後議將安慶屬江西九江兵
備道近年又議將徽州屬浙江金嚴衢兵備道仍令

徽州府徽餉銀六千兩解送該道募養浙兵兩割要
郡分隸兵司正欲保障江南夾輔京邑似為得策矣
何隆慶四年十二月内礦賊從浙江昌化突入寧國
池州沿江刼掠殺傷官兵去而復來如履堂室該道
之兵曾無一至是金嚴衢道之不足賴明矣如近日
安慶官軍揭竿閉門幾成不道事已撫定該道始知
及臣擒捕首惡並奉　明旨究問行催該道竟以駕
遠未至遂別委官是九江道之不足賴明矣廣德州
原係直隸別省雖有此等州分然皆統於布按二司
廣德僻處一隅無人統轄令該州羣吏用事頗敝日
深負逋刁頑有同化外臣每見該州文移倒置欲馭

兼從不得已而批行鄰府亦終掣肘不服拘提則兵備之設何可無也况今東南習俗日就薄惡即如太平府軍民於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內因派木價料衆呼譟打進府堂拆毀民房後因和解竟隱其事太平素稱淳郡且然他可知矣臣歷官北直隸並在外省分見數百里之內守巡兵備棋布星列豈有地方環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似非所以重股肱之郡嚴鎖鑰之寄也臣屢求其故一則為地方供億可裁一則為官員鈐束不便若論事理之當然不宜惜目前之小費况六府一州共舉無難且費有常規豈庸過濫官至方面自愛者多臣所謂前官之必不可罷者此也

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可採議擬請
賜照舊復設兵備副使一員　勑書關防隨例　頒
給臣查得前官關防係整飭應天等處字樣但應天
京府稱名未妥合無改徽寧等處原任兵備駐劄廣
德殊覺偏僻合當駐於池州適中之地江洋山谷易
爲聲援應該統轄府衛州縣除應天府外其在外所
屬句容等六縣并徽寧池太安廣府州及新安建陽
宣州安慶各衛職專操練兵馬巡緝江洋盜賊擒捕
山澤礦徒兼理錢糧屯務仍不時巡歷地方其金嚴
衛兵備所管官兵行令該省自養原派徽州府餉銀
存留新道募兵之用至於安慶府衛既設立兵備則

九江兵備不必帶管府幾官有責成事無廢墜矣該
兵部覆議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吏部查照添
設副使一員前去住劄池州府治除應天京府上江
京縣外其徽寧池太安慶五府廣德一州應天在外
句容等六縣及新安建陽宣州安慶各衛所皆屬統
轄平時操練兵壯查理錢糧隄防盜賊仍不時巡歷
地方如遇江賊礦徒竊發相機剿捕本部仍照議定
擬責任請 勅一道及咨禮部鑄給關防令其欽遵
行事至於柴薪俸糧之費俱於所屬地方缺官俸薪
銀內動支一應兵備事務俱聽巡撫操江巡按等衙
門節制其安慶府舊屬 九江兵備徽州府舊屬金嚴

衢兵備道遥制空名悉皆罷去浙江金嚴衢道原派徽州錢糧盡行撤回聽本道養兵支用江西九江兵備道照舊仍屬操江都御史至於金嚴衢道九江道各官原領勑書相應一體換給等因

荒政

旱災疏

汪文盛

臣竊嘗聞古之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其倉廩天不生財地不出實則田野荒蕪田野荒蕪則倉廩不盈倉廩不盈則民乃草菅將捐其地而走矣臣又聞能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者可禦水旱之來當患而為之備既災而為之捍者可免流離之苦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救災卹民古之道也臣謬以疎庸之才
濫叨牧民之寄蒞郡以來勉思報補夙夜兢惕未知
所云爲照福州府地方所屬十縣濵依山海崖谷多
而膏腴之壤狹陂渠少而灌溉之備疎居里無甚裕
之家蓋藏有幾隣粟無可通之路轉販尤難故於歲
事之盈虧尤切民生之利害前年以來陰鬱尤甚雨
水過多田地崩陷穜稑不廣所產枝圓果木根苦久
浸枝幹折扱于颺風子實番結而殞落瓜菜蕹芋虛
名無補蕎麥麻豆醎地匪宜嘉靖五年春正月至於
夏四月連雨日夜不止平疇蕩爲巨浸者浹旬禾苗
坐見淹沒者過半五月中旬以下當有兵荒之象也

海之爲言晦也濁黑而晦乃其常性今清固反常赤
又難委於吉矣山體本静所鼓宜寂作今乃飛鳴是
不静而攝動者之職於法爲賊也井泉竭地道泄也
夏無蟬鳴濕不能化蚑翼也土不反氣蝗蝻結也天
告於上地告於下物告於中人有訛言野有諱語稽
諸數端恐不但旱荒而已揆厥所由罪降自天皆由
臣不職不能慎身奉法平政召和以延民命徒爲民
之牧食民之粟飲民之水以致上天降罰不於罪身
反耗戮下土一郡之田盡受赤裂詩云泉之竭矣不
云自中言禍亂有所由起也今臣待罪福州已及三
年食不止福民數升之粟飲不止福民數杯之水爲

民不利上干天和重傷國本如此則夫旱災之來其由臣身也必矣臣之罪惡上通於天矣且各處倉庫空虛一時區畫無術日夜憂思如坐炎火雖分燋軀無益矣臣又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閭閻版籍繁而食地淺爲者寡而用者多上農之夫中豐之歲公私並用已有不及在昔如此況於今日乎小民廢於生穀半年轉輸之利腴田苦於兼併不知儲待之法故一旦饑饉萬目睽睽衆口嗷嗷奔走告急乃其真情昔管仲曰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十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遺去在昔如此又況於閭民今歲

之旱乎將來之勢意外之患可以逆見臣所以不敢避斧鉞之誅而上瀆　聖明之聽也伏望　皇上軫念邊陲哀其困苦視萬民如審邇四方如邦畿乞勑戶部從長議處將該年稅糧蠲免轉行鎮巡等官多方設法處置穀米以備賑濟料理邊防用戒不虞仍乞　勑工禮二部將各年未完并本年坐派暫且停止候有收之年帶徵古人云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是大有望於　今日也竊又念臣牧郡既已無狀腆顏就列心甚不安乞將臣早賜罷黜以消天譴以謝人怨別選賢能官員前來拊循彫瘵之民舉行救荒之政則下民幸甚地方幸甚

議救見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

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

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于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病勢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被　皇慈大施拯卹民于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穫知復何如軾謂當急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待救之于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

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得病時湯劑砭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蕭然無異于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寛其財力二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撑拄門戶而遽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矣熹之所論譬者軾之論也熹謂乾道間旱稅苗皆嘗恩宥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蓋

次年帶納逼之所致至淳熙初乃以濟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事之所當鑒者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 睿覽望詔在廷益加規畫臣聞漢宣帝時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皆條請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於君多援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 詔令為荒政者甚備具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皇帝陛下特 勑該部詳檢而速行之 敬天保民救災恤患之術蓋必有在若稍增飾其酌議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亦極詳悉小採掇一二頗切于今日者竊附愚忠開坐于

後肆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瀆　天聽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惟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臻良有攸自贊所謂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省新恩之常祿可以

情困窮追已弊之逋贓可以補租賦檢視臺諫前後
章跡一聽于公可消前戾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
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
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
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
政教有闕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糧非宿衛軍
士邊廷將帥悉遞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
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
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氣臣惟今日饑則淮南江
北等處爲甚饉則湖廣等布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
布　彭韶曾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位高祿厚

賞額設阜隸遞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具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爲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阜隸應合退出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遞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家貧則俸不能以更積禹偁所謂上答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遞減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聽其自審爲義無積不強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阜之資即當裁割以備拯恤若夫 乘輿服御宮禁用度應體大禹克儉之德內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凡賞賚無論舊例除茲歉歲俱各省免候災

傷寧日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盖公廉多不容而贓貪或得倖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爲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多流徙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撫爲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舉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路分必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臣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貪苛之

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撫按體察者惟　聖明留意
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固當
追效古人伏望　勅旨叮嚀而申勸之使於當職人
員有賞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作新濟農之
倉大舉惠民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
流徙流民不至于殍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德一
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饑民乞糴于秦秦伯以問
諸臣百里奚曰救灾恤鄰道也行道有福鄭之子豹
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
晉之粟故後莫不以秦伯為有德于晉而以晉之閉
糴為負義夫秦晉敵國猶知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

一統之内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傷所在不收今舊
穀將没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
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
在朝夕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檢察所部官吏
毋得遏糴庶幾通融周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熟
相近地方有米願糴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
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
此郡有米去處遏不出境是豈臣子與國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各處為監司而遏糴
亦間有之剛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勑下
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販無災州縣

還有濟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糴仍約課務不得邀門收稅則商旅皆願出于其途有無一通價值自減而饑民獲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課錢盡數蠲放使彼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其催徵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流徙若不早加安慰彼戀土者亦將首鼠兩端遂春徂夏日月尚遥豐凶之期豈能自定户有負逋各懷憂畏事無相率而逃失業既衆羸弱者餓死溝壑强壯者聚為盜賊盜賊

一起猝難討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謂使彼預知免催徵者惟 聖明留意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于重灾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第先後奏 聞賑然蚤恩以示諭之徵催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鄉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可以不仰官司重為拯䘏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大同停徵稅糧疏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 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為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然

民貧苦去冬今春斗米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
殫至於先年奏報災傷欠真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
罪豈可以此遂以爲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
哉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
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
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嘗發幾萬兩寬某
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
欠而奪西隣之契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
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
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可寬徵臣愚不
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耶亦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處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既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之民既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為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 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獲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傷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每動調人馬輒搜民

閒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絶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 朝廷 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虜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

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
向幾微隱伏固知　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
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
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
官乎若以為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
以是欺　陛下也昔者　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
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
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
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稽其
出入而盡還之于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
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

二疏不允則以身為之去就繼之者如復如是則
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若哉是國裕民實在於此
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 宮闈貴戚之手不
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 聖明之治而亦非
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
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何設放支臣愚以為區處之
策惟力請 内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
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
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
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今 朝廷之上内外官廢日有濫

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請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得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奉明示敷政優游固為　聖明寬裕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　陛下特　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即加罪譴明示天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裨乞即施行

賑濟疏　唐龍

臣照得西安鳳翔等府所屬耀州等州三原等縣真
請十年分夏麥全荒秋禾又歉人民饑餓轉相嗷嗷
待斃仰厪　聖慮憂惕靡寧發太倉銀三十萬兩特
差臣前來賑濟夙夜皇皇體悉奉行不敢不盡其任
人三法審戶給銀各事宜已經會議施行及具　奏
外切念饑餓貧民如在水火之中必多方救之庶可
全活臣又遡稽古典中酌政體下究民情旁採衆論
裁定訓平糶蠲官逋寬私債節用度撫逃移審屯寨
恤老羸收遺棄賑粥糜給醫藥瘞道殣戒浮費停勾
攝禁閑糴重祈禱凡十五條俱已遵奉　勑諭便宜
處置事理布行司府州縣示之以法守中之以訓言

俾各分條詳着實舉行共濟民艱用廣　德意但
其間平糶減價五百石以上收養遺棄子女二十口
以上者擬給冠帶榮身減價二千石以上者又擬表
爲義門是則非臣之所敢專者例該奏　請伏望
皇上俯念救災恤民難拘常例勸義勵俗合用殊格
乞　勑該部查議覆奏特　賜俞允俾臣得以遵奉
施行地方幸甚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便看了來
說欽此該戶部議得救災恤民難拘常格今欲勸民
有粟之家減價糶賣收養遺棄子女請給冠帶榮身
表爲義門所爲激勵人心具見本官上體　皇上一
念愛民之仁下全赤子百死一生之命濟困扶危委

曲周至誠編良策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管理賑濟兵部尚書唐龍將發
開條陳事宜通行所屬各該掌印官員逐一着實舉
行如有富室義民將所積粟糧每石減價一錢糶至
五百石以上者或能收養遺棄子女二十口以上者
供給與冠帶榮身至二千石以上者奏　請表為義
門有司以禮相待謹具題奉　聖旨是救荒事宜都
依擬便着唐龍通行所屬着實舉行　訓平糶貧富
相周有無相濟此隣里之義也今被災饑民　朝廷
給銀賑濟已有更生之望矣各州縣官員務要善言
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先扣本家食用數足其有餘

者照依時價糶與饑民以救其死若每石肯減價一
錢尤見尚義減價百石以上者官犒以羊酒給尚義
大字一幅二百石以上者加紗一疋三百石上者加
段一疋羊酒大字俱如前給五百石上者臣具 奏
給與冠帶榮身二千石以上者奏 請表為義門不
願減價官勿以強但訓行平糶之法若有擅富要利
坐視民饑不與平糶者是為姦民之首里老舉呈饑
民告發官發銀兩儘數糶運上倉仍問重罪不貸
饑官運饑民未納賦役官錢俱各停免若里老人等
指稱拖欠奪取賑濟銀兩者許饑民鳴告將里老解
赴臣處從重問罪 寬私債饑民得銀止勾延喘而

已若富豪恃強挾逼賑濟銀兩以償私債者饑民許
告將恃強之徒用八十斤重枷枷號從重問罪仍加
倍追給銀補饑民凡民間私債俱候年豐漸以理還

節用度貧民給銀有限縣官切戒之務令各省節
度命但日得粥糜四五盌聊以延喘足矣毋使買酒
買肉一時費盡以致來日不繼饑餓而死悔將何及

撫逃移民之於土猶鳥之於木荒歲逃移豈其得
已凡我良有司遇諸被災人民逃出外境者務曲意
招集俾各復業倍與賑濟銀兩所缺牛種俱官給之
官不能給須勸借於有力之家借種一石秋後令還
一石一斗借牛工一人令還人工二日若他處有逃

來我土者亦要一體存恤安插得所俱是　朝廷赤子若分彼此大非仁人君子之道仍將招撫過復業人户姓名數目呈報查考　審屯寨軍民一體各該災重州縣多坐有西安等衛及鳳翔千户所屯寨其間軍餘極貧次貧丁口從公查審一同百姓賑濟

恤老羸隆冬時月老羸之人尤不耐寒饑民內年七十以上者州縣官添給布一疋就動支庫內無碍銀兩收買仍具動支銀兩數目及給過姓名呈報查考

收遺棄凶荒之年多有遺棄子女州縣官務要設法收養俟歲熟訪而還之毋令失所若民家能收養四五口者犒以羊酒給尚義大字一幅八九口者加

紗一疋十口以上者加段一疋羊酒大字俱如[illegible]
二十口以上者臣具　奏給與冠帶榮身　賑濟
富鄉青州救荒專主煑粥而今主於給銀民皆稱便
但乞丐之人困踣道路哀哀無所之時非粥不能全
活州縣官各於養濟院設一粥廠支預備倉糧選委
二三殷實老人輪日煑粥以給乞丐就食者朝暮各
一次至麥熟而止具支過預備倉糧數目回報查考
一給醫藥饑餓之後病疾乘之州縣官量支無得官
銀收買藥物標給善醫者分鄉設局榜示疾病之人
聽其取療不許勒要藥錢用過藥物尤要稽考毋令
尅落一瘞道殣掩骼埋胔行政所先州縣官嚴飭地

方人等凡遇道路及城郭田野與溝壑遺有餓殍屍骸即便登時掩埋無致暴露殘毀以傷和氣違者官以虐疾罷黜不貸　戒浮費官司用度皆取之里甲里甲之中饑民居多自後官司務宜節省用度凡無名酒席與支應饋送及一切浮費俱一一停罷則里甲不至重損而饑民亦得以濟矣　停勾攝　勾攝最為擾民災傷之時尤非所宜即詞訟除強盜人命外其餘戶婚田產及一切小事俱暫停受理免得差人下鄉騷擾以重民之殃　禁閉糴山西河南湖廣三省原奉　勅諭俱許臣兼制已經奏行各布政司轉行各該守巡道及該府州縣遇有陝西人民往彼處

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
寔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
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
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已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
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
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
簡而謚爲獻祖幷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幷祧獻懿
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
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
循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
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

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

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　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為四
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
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
契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為
太祖而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
四祖親盡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
為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也在禮太祖
即始祖　高皇帝號太祖復號　德祖為始祖豈先
王之禮　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
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
尊至祫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

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
西相向而卑巳如祫之儀矣今祧　懿祖則以　德
祖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
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
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
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巳耳唐宋之事
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則異日　三祖以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
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別殿寢遷　太廟而祫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
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

而遠隔別享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于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眞以僖祖可同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

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則所謂下祔子孫者　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以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慊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以爲典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　九廟祧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

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則祫今四時
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
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
臣議併祧　三祖但存　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
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臣請以歷代羣臣議論之
是非得失有可鑑者條列于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
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
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
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絶有遠而無遺
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絶嚳以上遺之以其

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今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毀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寔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說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契稷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

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以子
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
世自帝嚳以泝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
定為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
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烏可謂無異
耶若以僖祖藏王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
功之大禮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翰
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
奉之為太祖契稷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
遂為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為宋太祖
無少議者僖祖雖為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

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為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遵奉為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于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為不可則特為僖祖立室凡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羣廟之主皆

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為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為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僖祖雖為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為說援而進之以為始祖固異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為緣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緒萬世固當為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略倣周人

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唐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於國邑晉則范宣蔡謨羣臣皆謂宣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顔眞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

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以
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本統
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
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禹氏
不郊鯀矣今孜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
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
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
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
太廟未毀之主皆祔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
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
順莫甚於此謂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

禮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辯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契稷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於一時不廟鯀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

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立也宋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緯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緯本傳云緯有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緯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詎能違戾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祊爲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遂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例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强爲始祖有功者虗稱太祖情文不順名實尤乖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與若祧主之

藏則歷代因時損益固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
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
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
乃始祖之號耳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
外更無始祖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
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歷朝祫享必虛東
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
為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為是則
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
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
以為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

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闢羣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辯力排羣議而自用此即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契稷本非後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董棻太常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暨紹興

五年寧宗即位少卿曹三復言如普棻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以因大行祔廟之祭定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與聖之制立為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為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廟殿於太祖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議狀曰今羣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于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初室視夾室如正殿之

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
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幃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既
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主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
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宗廟
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
必不如太廟之盛是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羣廟之
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
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
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
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
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

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强弱於冥冥之中突
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
自已令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
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
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為始祖以為得禮
之正而合於人心又况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
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
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
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
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

黜其所追尊之祖考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生存之時乎盖議者之為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抑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

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為羣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無事也臣切以羣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

令我 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徒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之主前寢仍藏未毀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爲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擬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 德祖而熹尚在亦或無異議即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

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来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説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

公論何若謂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其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棻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違經戾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熹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夫臣子之願即人心也尊太祖既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禮乎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熹援安石故事又謂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矣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循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祖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

德尚矣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為太祖熹力以祖有功乃為文王無乃失其旨歟況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辯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羣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為恩僖祖為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謚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

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羣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其平昔之言牴牾而二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為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為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廟之主則為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瘞乃遷居別殿且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焉敢不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徇人蓋尺寸各有長短知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

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既為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已得天下自已力為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

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哉人
心之所同然固有不約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
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
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已功不念
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
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爲
太祖伸尊祖之禮也亦有旨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報
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
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爲太祖可
矣何必祀契稷也然則復立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
石違聖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耶頤之此說不

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夫義理之心人皆有之自孔而下若漢韋玄成魏高隆晉蔡謨唐張齊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為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韋玄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心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與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韋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為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為公論以判百年不決是非頤安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面

奏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聖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

遂竄其功德不忘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奮迹奪據
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是忍忘也豈與
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考祖之室
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
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義考下
曰今按韓公意本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
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
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
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
祭常多者也祫禘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
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

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太宗立時即祧懿獻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主於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真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歷二十年至貞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寮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替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為不可但欲仍舊藏主夾

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為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為尊不相降厭則諸廟皆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伸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

是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契稷廟爲太祖莫有尚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焉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玄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

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
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
室百世不遷如熹之說哉熹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
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為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
與遷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
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已意為愈本意安
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意質以歷代聖
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議契稷而為始祖
也較然矣我朝　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
德祖而以　太祖擬之敵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
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室

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一祧廟疏　倪岳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論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盖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奏僖祖為祖為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

廢之者也　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追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　九廟在
當時則　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
日則　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
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　懿祖皇帝神主義當
奉祧仍於　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
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
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
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

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

禮有加近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

之成此即所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

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謂姜嫄也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

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illegible]于章

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

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 皇太后祔葬 茂陵

所有 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

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　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
勅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暫奉　神主於　茂陵獻殿
以同　憲宗純皇帝祔享　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文
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
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典禮謹
議

乞明典禮以正尊親疏　何孟春

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欽奉　登極詔書下頒遐
域風動乎尚草之德令行乎流水之源凡在命於兩
間豈勝忻於一遇臣伏覩　詔書朝廷政事得失天
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有地方之責

軍民利病言之職也除節有具陳外其　朝廷政事
月者邸報傳至茲地又得仰承　陛下降詔以來明
目達聰諫從言聽弊無餘舊化出維新臣前此所言
有關於　聖躬者已行之矣臣今何辭以副　明諭
邸報中司禮監傳奉　聖旨朕既以興獻王長子入
奉大統王墳在藩府其立祀并稱號俾禮部便會多
官詳議了來說欽此臣待罪邊遐不獲預聞事蹟報
中一條進士屈儒奏內有尊　聖祖母為太皇太妃
聖父為皇叔考興獻太王　聖母為皇叔母興獻太
王妃等語則恐是禮部會官之所議屈儒此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則是禮部所議尚未奉

俞命也臣惟秦漢來帝王或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父母得失之迹具載史冊漢宣帝以武帝曾孫繼昭帝後不敢加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中興亦自以爲元帝後不敢加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守禮抑情此寔爲得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祖父犯義侵禮此寔爲失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光之議論因爭其君欲尊本生父母而發宋英宗時執政有進邪說者三省臺憲咸起爭之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特

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
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
也名也者天下之辨也所以別嫌明微而不可不謹
也夫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
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
也　陛下天縱聰明此禮自應諳悉今日多官詳議
更復奚疑事尚未報豈非　皇叔考之稱尚未當乎
皇考帝考其皇其親之稱宋英宗時諸臣進言援古
證今斷斷不可極為明白今日之事服當降等名統
至尊　陛下決不為此若邸報中所傳考字或是錯
寫不然臣愚亦竊不能無疑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

考妣白虎通曰父矩也度以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廣雅曰毋牧也言有養子也妣媲也匹於父也曰教曰養親之之辭也曰成德曰匹父尊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毋叔父毋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此其所以別也今欲稱　興獻王為皇叔考於古典禮有何引據宋英宗時有請濮王加皇伯考者宋敏求上言父之與考特存歿異名耳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祖與考有君德而成之也晉武帝稱景帝唐玄宗稱中宗宋朝真宗稱太祖曰皇伯考是興王業獲尊位乃可稱伯考也呂公著亦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然則今皇叔考之稱

其可加　興獻王乎或疑考字誤必且稱皇叔父義亦未安荀子與史記並載周公自稱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詩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箋曰叔父謂周公也詩人追述成王封伯禽時周公尚在故稱叔父者是生稱之辭既歿則未有稱叔父者又經書稱伯父叔父同姓之稱也前代帝王多不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西晉則封皇從伯父望爲義陽王皇叔父幹爲平原王亦生之稱宋英宗時有請濮王加皇伯父者宋敏求以此爲證云不如從兩制禮官初議止稱皇伯以示萬世然則今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　先朝已謚之親王乎宋王

珪司馬光等所議正今之所當法者而議者或不然何也爾雅曰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黃幹曰古人以父之兄弟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曰伯父呼父之弟曰叔父今人但呼伯叔去父字非是故大學士丘濬亦曰伯叔同輩之稱也合如爾雅加以父稱議者之見殆在此然此秖可用於生稱親之之辭也既歿則否呂中不省何人妄改宋程顥代為彭思永疏傳會庸見仍擬已諡伯父稱皇伯父而新安胡氏信之彼烏知此宋眞宗稱秦王為皇叔仁宗稱楚王昭成太子並為皇伯臣伏覩前　詔書內陛下稱　先皇帝為皇兄誠於　興獻王稱皇叔如

昔人所議亦允愜矣天下者　太祖高皇帝之天下
也傳至　憲宗皇帝生　孝宗皇帝暨　興獻王而
孝宗皇帝以嫡長有天下傳　先皇帝於宗室中特
簡　上聖授之大業　陛下於　興獻王雖天性至
親顧復恩重然所以光臨　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
孫萬世南面者皆　先皇帝之德　孝宗皇帝之所
貽也宋蘇頌言前代帝王入奉大統尊其本親不失
禮者三帝漢宣光武於其父祖惟營墓置園廟令丞
以異於諸侯晉元以父恭王無他子立皇子裒為琅
琊王奉恭王祀其後皆更立王終晉不替是又令之
所當取法者多宜詳議當備載此前聞以為故實若

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 今日也報中又一條司禮監傳奉 聖旨朕既入繼雖未敢顧私親但母妃在藩府無人侍養便寫勑遣司禮監太監秦文內官監太監鄭恩御用監右監丞方永前去奉迎欽此臣切惟 陛下大孝格天不忘本生思欲養以天下惟日為歲顧 慈壽皇太后在上義難兩隆故形於辭意宛致如此眞大聖之孝也 聖母計日在途伊邇 三宮慈顏自天來會都給事中邢寰奏內所當講者三事竊計舉行有期先後次第已歸 睿斷至於日朝之禮又當審定等威問寢之官尤合預分差序我 國家 列聖承傳家法嚴正高出前代

宮闈制度外臣非所敢知而愼防左右毋容小隙檢
斥讒慝勿造異端俾 皇太后 皇兄后 聖祖母
聖母各綏福祉永遂歡心又 陛下大孝之所宜深
爲體察者也臣聞君舉必書而書事必謹其始巳上
皆朝廷大政大典言必施之廷告天下之所傾竦事
必書諸史冊後世之所談說一得一失所繫匪輕昔
濮王之議與議者謂其君甫畢祥禫未遑廟謁不當
遽興斯舉乃致數年紛紜弗決竟罷莫行今 康陵
土猶未復正德年尚未改祥禫尚遥萬一 興獻王
稱考或父未合於古有如臣所云者幷巳上事幸望
陛下再加熟慮重令講究謹之重之斟酌先後而緩

行之務協輿情庶全公論使下免私謗上銷後悔臣干冒天威無任悃款惶悚之至

陳言畢獻餘忠疏　胡世寧

臣向以久病成痼陳情乞休荷蒙溫旨容臣調理痊可前來聽用臣感恩刻骨亟圖調理柰緣衰朽之極病痼已深醫療反甚自分痊可無期此生無緣得覲天顏負恩終身莫之能報雖死不能瞑目每念古人既死猶以屍諫況臣未死何忍忘言茲者輒因時事有聞敢瀝餘忠上備採納臣昔於陛下踐祚之初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

專體仁矣明矣邇因　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
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　聖心不得已赫發
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然臣
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爲主
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
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
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
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
而明則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
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
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之

以箠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 日月之明而大爲 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 主上本心寔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於殿廷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昭 聖德之美也臣願 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庶書以達禮受知 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眞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事無容議書亦不當避嫌固辭矣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爲例夤緣結託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 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

合兩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輩新進
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 聖明於是
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
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
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之幸也 皇上聰
明仁孝親定 大禮追崇 皇考為恭穆獻皇帝而
躬致 廟享尊崇 聖母為恭聖皇太后而日侍問
安 陛下之事 皇考 聖母已無子臣父之失
皇考 聖母受 陛下之朝享亦無卑臨尊之嫌禮
義周至確然 聖謨下詔以來人心允愜 天意潛
孚已致風調雨順時和年豐如昔孔子所言明王孝

治之應災害不生而禍亂不作者其兆驗矣然而議
者欲正 兩考之失追改 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
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 陛下
入繼大統雖由 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
初朝議大協實由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擁翊之
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 孝宗敬皇帝聖
治之蔭臣知 聖心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
盡行而 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 陛
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
釋羣臣之困惑而宥其愚忠要使 兩宮 二廟均
享 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 上下

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舊諸臣和協於下以佐理
維新之治可也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
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堯廟雖宗堯而其
父未嘗不尊為天子也亦未嘗不以天下養也雖尊
其父為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貳也此兩考之義
蓋並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
音是舜之宗堯匪徒為繼統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
民之心不忍忘也我　孝宗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
罔不號慟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正德而為權奸所誤
天下凛凛然十有六年之間惟恐　孝宗之業有墜
其後弗傳也一旦得　陛下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

孝同符　孝宗而聰明英武尤似古先哲王天下翕然歸戴如見　孝宗也故雖間遇天災流行百姓寧餓死而不忍思亂時議紛更羣臣寧冒死而不忍忘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之言而遽改初稱愚民不知禮義者將翕然懷悲遂謂　孝宗無後非惟聖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聞也竊聞禮時為大順次之故昔聖王制禮必因時宜而其事之興革必順人心縱令議者所言禮也而於人情則未順羣臣所執雖若為禮其實欲適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乎　陛下而乃忿議者之創論不合沮陛下之用人無方至於激烈之過而聚哭于　廷則

已非禮不能無罪矣昔盤庚遷殷本以利國而羣臣不悅胥動浮言盤庚再三誥諭以口舌代斧斤此殷以卒遷而商道復興庚爲商令主也今聞 陛下宣諭羣臣不忍盡加之罪誠古聖王之用心也更若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體信任以共圖保民之政而亟行之以祈 天永命於萬年 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重 陵寢斥邪佞以安 宗社疏　　胡世寧

臣頃因時事有聞具本上奏今又聞中外傳言有等閒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 陛下孝思純篤追慕 皇考無已乘機上言以陵寢宜遷改塟

京師臣愚聞之不勝憂惕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　聖心至孝為所感動一朝改移羣臣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　國厚恩義圖死報不忍緘默然彼執言必以助成　聖孝為名臣豈敢偏見阻執也臣昔聞追崇　廟祀之禮未定深虞　聖孝之心未遂上下之志不通致災殃民為　宗社邦本之憂已述鄙見為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事具本欲進聞繼聞　明詔大禮已定而止今欲言此愚誠恐有未乎敢將前本附上伏願　聖明併賜採納蓋臣前奏深辯追崇之為禮者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今奏極言遷塋之宜慎者亦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成

陛下之大孝所以效臣之愚忠也臣惟 皇上一身
宗廟社稷之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
蔭福於 陛下之身者 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
家之有墓猶木之有根根固則木常茂而枝葉生生
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此士民之家所以重
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舜都蒲坂
而崩于南巡遂葬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于南巡遂
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
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
其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禍慘不可言此其所
當戒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葬其 皇考妣於今

皇陵衣冠盖不備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 帝后我
太祖統天大孝豈不欲備禮改㽵 京師以便祭掃
然亦日慮泄山川靈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
陵之制而已見於 皇陵圖大略可考也此我 仁
祖之陵既蔭 太祖興創大業而已後未嘗輕動所
以固蓄山川靈氣而又蔭我 太祖享國日久 子
孫萬世為帝王也今 獻皇帝之陵比於 皇陵已
蔭 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
靈氣而蔭我 皇上聖壽萬年 子孫萬世為帝王
可也昔人謂死者寃氣升天體魄歸地今 獻皇帝
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陟降昭

格蓋無不在而　陵寢之在安陸者未爲萬世體魄
之藏豈宜輕動也况查安陸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
餘里使還　梓宮陸行在途未免震動舟行則遠涉
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可到此時
聖母　聖心懸念何如舉朝臣子驚惕何如而可輕
動也即今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爲子孫長久計
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天造地設
山川大聚完美可爲帝王宅兆者舉天下蓋不多也
故我　太祖初定　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議者數百
太宗下藏天壽山蓋自始封燕國至於紹極征討往
來閱歷山川數十年而後得豈易能也有如奉迎

梓宮至京一時難得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主司恐以遲慢為罪而遷就附會以未全吉之地為吉而誤　國大事將如之何臣謂　陛下孝思誠切或遵奉　聖母太后懿德至情必欲遷葬亦須期以數年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如　天壽山比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啓遷　皇考梓宮安葬方可無慮也今若如彼邪佞之言輕率一二年為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之說從古有之今士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為其子孫長久之計者罔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為大言謂此小術不足信者是其愛國不如愛家愛君不如愛身故為欺

罔非忠實也臣前疏妄言今日急務以　孝親為大
以保民為本而保民圖治之道又在擇言官而納諫
諍回士風而變治體以盡復　祖宗之舊向使　皇
考　聖母不崇以至親至尊之號而受　陛下之朝
享則為卑臨尊於禮為不順於心為不安此　聖心
之所以不得已而必欲追崇者天理人心之正也天
下萬世之公也今則　陵寢已安不宜輕動　稱號
已定不宜再更　明詔已須不宜數易　聖孝已遂
別無不得已之情矣何乃中外臣工希寵妄言不已
臣願　陛下明禁斥絕此輩不許再言而惟君臣協
恭專以任賢圖治保民為事以永固　宗社於萬年

此誠今日急務也

守禮儀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伏見　皇上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羣臣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小宗之議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誤蹈前代覆轍此　皇上舍已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羣臣獻可替否思以義事　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姦人妄以強說欺　君上激　聖怒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諭詰責以為欺朕冲年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至于臺諫百執事畏懼

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 陛下之疑而所司以糾
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子之稱是 陛下狥情
以為孝羣臣順令以為忠若長此而不已則 陛下
獨斷于 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論羣臣依阿于
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 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
義非 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寢疾憚于易
簀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致隆 獻帝非但一簀
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
下為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
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也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上累　獻帝
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欲　陛下專意
正統罔摇異說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
考之嫌而於　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
蕃立後安陛以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　宗廟　宮
闈無僭越之嫌而在　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　宗
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羣臣忠愛惻怛之至情也
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則　睿智清明之心
有所摇奪而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
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
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者況　聖德高

視　朝講學孳孳圖治在　廷之臣莫不感激　初
詔思佐太平大禮至重孰敢爲欺欺之一字非獨不
敢宣之于口實不敢萌之于心獨一二姦人變亂黑
白指忠爲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
投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不加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諛漸進共濟邪
謀公論元氣索然遂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
歷觀前史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褒段
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
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以爲大小臣工宜披

肝瀝膽仗節盡忠守師丹司馬光之正以開悟 聖
心不可怵於威嚴遷就回互二三其德以冒寵祿而
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羣臣忠愛之情信而用
之其忤旨去 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弼正
闕違而如冷褒段猶者斥而絕之庶幾 聖志堅定
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宮闈而
聖德 大孝光于四方太平之治尚其可圖也昔
先帝之南巡也羣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斯怒重
加罰黜豈不以羣臣之欺慢違犯為可罪哉然 皇
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為盡忠於 先帝也
今日入繼 大統獨不能容羣臣之盡忠於 陛下

者乎今天變地震災怪頻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三
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聞也所宜上下
交修畏　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可泄泄稍安自
諉無虞臣待罪史館預修　先帝實錄每見姦人用
事政刑日非潛然出涕愧無匡救以報　先帝之德
若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面從背言死有餘愧是
以冒陳狂愚冀徹　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
光則臣屛伏田里亦與　寵榮干犯　天威不勝隕
越俟罪之至

陳愚忠以裨郊議疏　萬鏜

頃者伏覩　明詔下頒欲更定合祀　天地之禮以

從周人分祀之說指意所歸若有定向矣然猶責之大小臣僚各陳所見不許隱默豈非以事體關繫至重　聖心尚有所未安欲求衆論之協一耶臣等迹雖踈遠忠愛惟均兄　詔諭懇切如此其忍負之竊惟合祀之禮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一年所親定者慮後世之或輕改也永為定禮之訓垂戒惓惓蓋眞　大聖人所作為得於精神心術之微驗之天人感格之際觀諸古今會通之典合乎因革可久之宜萬世當遵不敢輕議羣臣言之至矣盡矣豈容復贅煞臣等一得之愚又謂斯禮也有不可改者二有不忍改者一有不當改者三有不必改者一有不易

改者一皆就天理人情事體時勢之切實處而論之非若昔之諸儒爭是非之危言計禍福也　陛下幸垂聽焉往歲　明倫大禮之初議也誠孝本切乎天衷與制無愆於　祖訓當時羣臣不能將順　德美遂致　聖慮獨勞久而後定臣每恨之若使今日之事所繫稍輕有可將順臣等亦何敢故生異議自蹈欺罔使後之恨今亦如今之恨昔耶顧事體與昔大異昔宜將順今宜匡正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自已也臣等又惟　陛下仁孝恭勤聰明睿知清心寡慾好學右文凡所躬行自皆足以比隆堯舜垂耀簡書何用規規於此一事必欲模倣成周然後為慊哉

伏望 聖明將臣等此章付之廷臣詳議上 請併賜允從萬一 成命已下亦望不吝追寢如往歲大禮三易詔而不以為嫌則我 皇上事 天如事親事 聖祖如事 獻皇帝 盛德愈光昭示無極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學愧通經才非愽古徒以忠悃所激莫能自裁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無任懇切俟 命兢惶待罪之至 一不可改者二竊惟周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圜丘方澤壇而不屋禮出古書何敢妄議但此禮行於周則可行於今則不可蓋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也彼以歲首祀天是先於祀地其序為順我 朝用夏建寅冬至則歲將暮也今

以夏至祀地是先於祀天其序為逆或謂曆用冬至為歲元此特論其生氣耶至於祝告之文必曰嘉靖幾年某月夏至某月冬至夏先冬後截然不易從天先地於禮何如此其不可改者一也我　聖祖大祀文所載每以臨祭風雨為憂故創　大祀殿以為之備自後雖值風雨禮無阻違則是係於　天者　聖祖不能必也　陛下能必之乎且今定都于北風霾雨雪更有加于南者恐未能如成周泰和之世風調雨順而海不揚波也今若泥於周制為丘為澤撤去殿宇卒遇風雨何以處之況古者天子出入兵衛甚簡儀物不繁又民忠心禮教素明習勞易使故雖郊社

一歲並行而費不及修以盛寒盛暑舉事而人不告
勞未審今之事體人情亦能如周否乎此其不可改
者二也　一不忍改者一臣聞父母既沒而子不忍
讀其書飲其桮棬凡以廣孝也讀之飲之且不忍而
況忍毀之乎小者且然而況於大者乎今兩京　大
祀殿之初創也我　太祖　太宗皆既竭心思父方
就緒當時惟恐其不堅永也　陛下若念堂構之為
重締造之惟艱則修葺猶懼其或後追慕尚切於未
遑而顧忍有他議耶今人言籍籍謂分祀之說若行
則丘澤在所必復而殿宇難以復存萬一有此於心
安乎當其撤揭撤毀之際震撼擊撞之餘雖行道之

人過而見之亦將疚心酸鼻况爲之　聖子神孫者
乎此其不忍改者一也　一不當改者三臣聞今制
大祀殿內正位設　昊天上帝　皇地祇配位設
太祖　太宗共在一堂之上精神常相流通循子於
父母朝夕常相依附也今若從周丘澤之制除去殿
宇則　上帝　皇祇及我　二聖神主必將請撤而
各藏之是猶子與父母一旦睽離恐非　二聖在天
之靈之所欲也此其不當改者一也古人舉大事必
順天時量人力時詘舉贏以爲深戒今各處凶荒荐
臻饑饉之民至於父子相食發賑則　內帑難繼蠲
逋則歲用莫支乃者計出無聊而鬻官免試之令且

下矣若再更改郊禮則兆域之闢除丘澤之修治與夫從祀百神壇壝之分合儀物之增改紛然百出決難中止不知費財若干萬而後足勞民若干年而後成此何等時也而乃為此彌文以重困公私自耗元氣耶此其不當改者二也周禮一書所載經制多矣如封建井田肉刑宗法皆其大者今皆不可興復而獨取分祀一事行之是既不能純於復古又不能慎於從令於義何所取哉此其不當改者三也　一不必改者一自合祀以來設若　天道弗順人心未安不得已而告于　聖祖改之可也今行之百數十餘年　帝祇饗答百神景從海宇奠安　宗支昌衍

大典成而甘露降慶禱至而瑞雪呈休徵屢應厥攷
彌彰正當率而行之萬世無斁有何不得已而輒欲
改之以自取紛紛為哉此其不必改者一也　一不
易改者一臣聞經曰大禮必簡又曰夫禮為可傳也
為可繼也我　聖祖親定合祀　天地　社稷之文
一則曰去繁就簡二則曰永為定禮質之於經若合
符節往在　武宗朝　郊廟常禮猶或未能一一依
期自舉行　聖祖遠慮至此益驗矣今若　大祀二
分禮文必然增倍　陛下勵精復古行之誠無所難
但欲　聖子　神孫可傳可繼則我　聖祖之訓所
宜深念也不然安知後來不有憚其繁難而又改從

簡易者耶則是一王大典先後不倫恐非所以觀示萬世也此其不易改者一也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五終